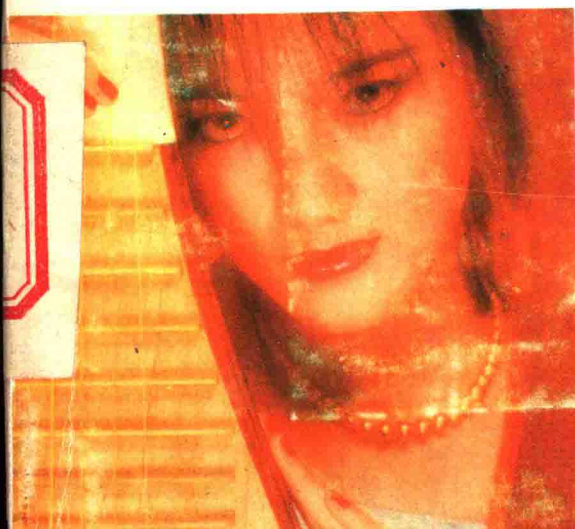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桂琴 选编

- 死船沉浮录
- 棺木峡之谜
- 滴血的三星刀
- 抓娼
- 被追杀的幽灵
- 咖啡情思

咖啡情思



漓江出版社

咖啡情思

张桂琴 选编

(桂)新登字03号

咖 啡 情 思

张桂琴 选编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875 插页 2 字数214,000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7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0818—9/I·579

定价: 4.35元

目 录

●死船沉浮录 关仁山(1)

“玛丽娜号”在海难中沉没。船长焦大年死里逃生却被送上了法庭。谁是沉船的罪人，谁是真正的改革家？死船的沉浮令人掩卷深思。

●棺木峡之谜 宁发新(51)

棺木峡隐天蔽日，华道士神秘莫测。新婚燕尔成新鬼，洞房花烛起妖风，神乎？人乎？

●滴血的三星刀 曹 正(98)

新婚之夜，新郎发现新娘竟是杀父仇人之女，一怒之下，弃家出走。酒醉过花街，妓女仗义；寺中遇僧人，险蹈陷阱；地下交通站，枪声惊梦；珠宝起风波，洞悉前情。曲折的故事，展示了革命年代各种人物不平凡的生活道路。

●抓娼 胡 英(175)

匿名信控告“夜来香”，名为旅社蓄暗娼。时而电工、时而干部、时而挥金如土的港客，到“夜来香”明查暗访，张网抓娼……

●被追杀的幽灵 湜 冰(219)

风流潇洒的高玉貂，虽为某县的首富，但她并不幸福。情人爱她却冷落她，仇人亲她却谋害她。她屡屡险遭谋杀，却又时时受人保护。她是个成功的女人，还是个不幸的女人？

●咖啡情思 沈瑞芳 樊 梯(265)

两只由“钱”与“权”相勾结的狼狈，凭着一纸涂改的合同和一场人为的火灾，陷害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——小伙子被逼几欲弃生，姑娘被迫违心许嫁。年轻的律师高举正义之剑，戳穿了罪恶者的阴谋。

关仁山

死船沉浮录

海 葬

一团浓重的灾云笼罩了“玛丽娜号”货轮。

黄昏，深秋的冷海，失去了恬淡的碧蓝，剩下一抹紫暗，一抹黑青，或浓溢着夕阳的血色。夜幕拉开的时候，遥远的海湾露出一个飘浮着迷雾的港口。五彩的霓虹灯，诡秘多情地眨闪，象一张冷傲、诱人而又神秘莫测的假脸。“玛丽娜号”抛锚在远离港口的海面上，宛如一个乞丐，乞盼那“假脸”的微笑、施舍。想当年，她归属船王包玉刚的时候，真象一条漂亮的美人鱼，披着柔滑万里的水缎子，穿行在广袤雄浑的太平洋碧涛上。然而今天，她几易其主，成了一艘被人冷落的死船。

死船的命运岌岌可危！

船板渗水，船上七千吨水泥不但将废掉，而且货轮也可能沉没。二十名随船农民，在森凉的海风里瑟瑟发抖、抱怨、哀呼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船主焦大年心头涌动着一

个恶兆：货轮困进一个可怕的陷阱里了。

南方的海，南国的天，对焦大年这个北方汉子并不陌生。他虽生在渤海湾，可足迹却踏遍了整个中国海。半生拼搏，一身风险，他天生喜爱在刀尖上过日子。政策放宽后，他如鱼得水，成了弄潮儿，当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贩子，贩鱼贩虾贩手表贩羊毛……除了黄金和女人，他啥都贩过。风风雨雨，九死一生，也赚下了大钱。本来，他可以急流勇退了，可以在美丽的渤海湾建一座别墅，海吃海喝，悠哉游哉后半辈子。人啊，不可太贪。媳妇海秀经常这样劝他。可他偏不，两年，他又当上了乡里濒临倒闭的汽车修理厂厂长，短短五个月就扭亏为盈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又将厂子改成劳力密集型的拆船厂。涉足这一新兴行业，无疑是一种冒险。焦大年二话没说，拉开架势，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。今年夏天，经乡长吴元武穿针引线，拆船厂以六十三万元巨资，从一个港商手里买下万吨货轮“玛丽娜号”，还从珠海拆船厂重金聘请了女技术顾问江雪敏。可就在巨轮即将解体的时候，江雪敏向他提供一条生财之道：这船还有四个月的适航期，可以当驳船运货。不几日，她就引荐了一位来自“南风窗”的特使、珠海腾龙贸易公司经理白剑雄。他是来北方做水泥生意的，因为珠海市的水泥行情猛涨。他在北方购买了七千吨水泥，要租用“玛丽娜号”做驳轮运往珠海特区。他是向焦大年“求援”，也是上门送票子的，租船费三十万元，货到付清。三十万元，顶半个船价儿，而且白剑雄是江雪敏的未婚夫。满脑袋“赚大钱”的焦大年，当即拍板订了合同。他们从烟台打捞局租来“永全号”拖轮，又从厂里挑选了二十名壮汉押船。于是，“玛丽娜号”载着七千吨水泥，穿过渤海、

黄海、东海、南海。苍天有眼，一路风平浪静，半月后抵达南海桂山锚地。焦大年万万没有料到货轮还没进港，水泥的主人白剑雄突然失踪了……

货轮困在锚地。“永全号”拖轮经不起遥遥无期的海上漂泊，返航渤海。“玛丽娜号”从此变成一艘死船。焦大年一面派人寻找白剑雄，一面与乡长吴元武联系，请求处理水泥，以抵船费。因为这船是吴乡长托白剑雄从港商手中买下的。据说，吴乡长正与白剑雄搞横向联合，白剑雄运完水泥之后，要在海湾投资开发。吴乡长自然不会因小小“玛丽娜”而破坏宏图大业。吴乡长马上来电：水泥不能动，要从长计议。好在江雪敏赶来珠海，通过秘密跟踪，终于在海街的一条小巷找到了一筹莫展的白剑雄。白剑雄为何迟迟不露面呢？他翻了“财船”。就在“玛丽娜号”在海上漂泊之时，广东的水泥行情陡变，广西水泥大量涌入广东市场。市场价格直线下跌。十八天过去，行情没有一丝好转的苗头。白剑雄绝望了，急如热锅上的蚂蚁。焦大年又向他发出最后通牒：两天内如不进港卸货，船方处理水泥。白剑雄眼里憋出了血……

黑阴阴的夜，一弯暗月，几颗小星星，衬得海面清幽，映得人心寡淡、郁闷。一股潮湿、冷涩的海风吹到船上，掀起一团白雾。破碎的水泥袋子哗哗乱响，将焦大年那身皱巴巴的西服蒙上一层灰，蓝领带也吹歪到一边去。那张赤红赤红的罗汉脸，发灰发青。他那高挺的悬胆鼻抽动了一下，两道剑峰一般的黑眉拧成一个疙瘩结。黑眉下，一双深沉果断的眼睛，凝视着喧嚣的海面出神。

忽然有人一声惊呼：“白经理来啦！”

焦大年扭转头，看见青幽幽的海面上，闪过一道炽白的光柱。一艘蓝色拖轮鸣着响笛朝货轮驶来。拖轮靠近货轮，舱门打开，走下了白剑雄。白经理三十岁，白得发青的长脸，薄嘴唇，下巴有个凹痕，长鼻子回勾着，使人想起老鹰。他眼窝儿深陷，眉骨隆起，一闪一闪的目光象黑暗中跳跃的火星。潇洒地甩动一下乌亮的长发，跳上货轮，兴冲冲地喊道：

“焦老兄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哇！嘿嘿嘿……”

低头沉思的焦大年，看见白剑雄眼一亮，急不可耐地迎过去：“你可来啦，快进港吧！眼看一天冷似一天，伙计们都熬不住啦！”

“这……唉，实在委屈你们啦！我一定多付船费的。好在南侧八十里外的白湖港要扩建农民度假村，需要大量水泥，价码挺高的！”白剑雄踌躇满志地说：“今晚就可用蓝琼号拖轮把水泥拖到白湖港，咋样啊？”

焦大年沉吟片刻，问：

“那得用几天时间卸完货？回去用的拖轮由你负责！因为永安号返航，完全是由于你们一拖再拖造成的！”

白剑雄狡黠地一笑，爽快地说：“那是那是。回去的拖轮我已租好，只是得等几天。至于卸货时间嘛，三五天就完！”

焦大年眼神里掠过一丝悲戚，倔强地说：

“不行，时间太长啦！我们损失太大！”

“喂，要不这么办吧！你留下三五个人，让其余人先乘车走。路费由我负担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至于那头儿卸货，我再雇人！咳，贵乡是我们的协作单位，一切好说！”

“那也好。”焦大年说着，又好象想起什么，问：“近来海上天气不好，是不是明天起锚？”

白剑雄说：“咳，放心吧，这是近海。再说呢，这几日白天压根儿就租不到拖轮！”

“你……那你付多少钱？”焦大年关心的就是钱。

白剑雄嘎叭响脆地说：

“另付四万元奖给你和你的弟兄。这些天，你们受苦啦，北方汉子够意思！”

“说话算数？”

“当然！不信，可以立个字据，只要你愿意。”

焦大年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算啦，这段儿，有那玩艺儿回去麻烦！”

“我说是嘛！”

“好，马上起锚！”

十余个归心似箭的北方汉子跳上了白剑雄的拖轮，即将踏上返回家乡的旅途。拖轮送白剑雄和北方汉子上岸后，当即返回。于是，“玛丽娜号”又死而复活了。拖轮牵动庞大的“玛丽娜号”，朝南海湾疾驶而去。

黑幽幽的海面，古奥而神秘，仿佛冥冥中有一个怪物潜伏在黛色的波涛下。大约行驶了两个小时，海上风大起来，象是那个怪物震怒。野风“日日”地吹，湿漉漉噎人。喷着白色浪沫儿的海面，象有千万条张开魔口的巨鲨，呼呼地向货轮挤来，掀起无数怪形怪影，象要把船一口吞噬。拖轮和“玛丽娜号”战栗了，摇晃、呻吟，在狂跳的海浪中挣扎着前进。焦大年的心悬了起来，忙把头探出舱门，扯起亮嗓子冲拖轮吼道：“喂，小师傅，我看这天儿有点玄乎，还是找个

岛避避风儿吧！”

拖轮上没有回话，连灯也唰地灭了。拖轮不但没转向，而且速度加快了。焦大年疑惑地望着拖轮，愤愤地骂了一句。他走出船舱，望了望舱里五个打麻将的汉子，心愈加沉重起来。这船和众兄弟的安危都系在他的身上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狂风象一只被打伤的怪兽，嘶吼着，在浪尖上飞窜。货轮上的水泥袋子，哗哗嘎嘎地碎响，接着就有船舷钢板的断裂声。焦大年心颤了，忙用脚踢了几下中舱的门子，大吼：“别他奶奶的玩啦！……”他的话音未落，就听前边拖轮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小驾驶员哇地一声惨叫，身子画了一道弧光，坠落在海水里。没等焦大年弄清怎么回事，“玛丽娜号”就轰然炸响，宛如一颗水雷在舱底爆炸。货轮顷刻间摇晃、震颤、倾斜，嘎嘎裂响着，朝幽深莫测的海底坠滑下去……

死神已张开了巨大魔口！

“啊，触礁啦！”焦大年明白过来，大声嘶吼着。

船舱里的汉子们惊恐地叫骂着，挤在舱门口，乱成一锅粥。刚挤出两个汉子，舱门就被扣在海水里，冒出无数开花的水泡。硕大的货轮，载着七千吨水泥，载着六个北方汉子，载着无数金色的残梦，埋葬在迷濛凶险的大海里了。焦大年和两个汉子栽进了滚滚滔滔的大海。焦大年被大浪盖帽，连喝了几口海水。他竭力探出头来，望着下沉的货轮哭嚎、哀叫、祈祷着，浑身冰凉，太阳穴一迸一迸，大嘴难受地一张一合，身子也随波浪下坠了。他忽然觉得胳膊被什么碰撞了一下，伸手一抓，一个轮胎救生圈。猛扭头，才发现是自己的工人赵奎。救生圈是他推过来的，他舞动着双手喊：“兄弟，你要活着，厂子还指望你呀！我……我水性好……”他

没说完，一个大浪就把他推出几丈远。

焦大年狂喊：“赵大哥——”他张着嘴巴，没闭拢，苦涩的海水灌进喉咙，加上阵阵满含血腥的浪沫泼溅到头上。接着又有一块铁板猛烈地撞了他一下，腿肚子剧痛、麻木，两腿痉挛着，胸口憋得要炸，耳朵里尖利地鸣叫，身体忽悠悠打起斜来，他拼命地抓那个轮胎。轮胎泥鳅似地钻上钻下，无情地戏弄着他。一个大浪把他推进黑色漩涡里……

悬崖上的女人

黄昏，祭海崖上站着一个女人。

一个脸上挂满泪痕的漂亮女人站在南海滩的陡崖上，不能不让人惊讶、忧虑。姑娘有二十六七岁，鹅蛋脸，弯眉毛，大眼睛，鼻翼微鼓，挺秀，身材窈窕袅娜，米黄色风衣被海风掀起一角，象一只折断翅膀的雏鹰。她就是江雪敏，焦大年拆船厂的技术顾问，也是与这次海难有纠葛的关键人物。她是一位开放型的女强人，懂技术，会写诗，爱跳迪斯科。此刻，她已把命运的迪斯科跳到悬崖上了。她生在珠海市，从小没了母亲，父亲是个修船工，家里很穷，她又是长女，一个弟弟还在上学。她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初中毕业后又上了船舶技术学校。全部靠自己端盘子挣钱读完大学的。可毕业后被分配到市档案馆工作，苦闷极了。她心中非常崇拜苏联电影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女主人公的奋斗精神。她也愿走这样的路，毅然辞职干经济了，当了时代弄潮儿。她认识了腾龙公司经理白剑雄后，心豁然开朗了，她佩服他，他帮助了她，渐渐地，爱神在他们中间降临了。她渴望一种新型的爱，

一种灵魂与灵魂的对话，就象嫩芽盼着阳光。白剑雄派她到北方开放城市秦皇岛开设分公司，由于时机不成熟，白剑雄通过在秦皇岛当领导的舅舅，找到郊区海湾乡吴乡长，让她在焦大年手下当了技术员。她敬重焦大年，望着这位彪悍豪爽的北方大汉，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情感在涌动。她了解了他的冒险史，由衷慨叹，这是一部不寻常的创业史，掀动它，真厚重，这才叫人生！她时常把他跟白剑雄对比——心中的偶像，一个南方商人，一位北方实业家！她能否在他们中间闯出一条路来呢？然而，她的一场幽梦，都随几天前的海难无情地破碎了。她真后悔，不该鼓动焦大年用“玛丽娜号”做驳船。多么惨痛的教训啊！都怪那鬼天气，轮船迷失航线，触礁沉没。除了拖轮上的驾驶员阿青死里逃生外，船上六条北方汉子无一幸免。几天来，她震惊、麻木、无措，浑身一阵燥热，一阵冰凉。仿佛有无数冤魂伸着利爪，吐着血舌，追逐她吞噬她……

残阳滚坡的时候，她走下了山崖，走上了海街，这街很奇怪，一头通海，一头撞山，街衢两翼的巨榕，一棵连一棵，状貌奇特，黑幽幽的树伞，被街灯照得叶片辉煌。她急急地在树影里走，当她拐进朝阳胡同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身后有两个男人跟踪了她。她的心狂跳了，呼吸急促，抬腿小跑起来……

两个晃动的黑影，幽灵般地追踪着她。她停，他们停；她走，他们走。

江雪敏站定，打开一扇门，挤进身子，砰地关死，一头冷汗。她走进屋门，浑身无力地跌坐在沙发床上。这是白剑雄的住所，她在这里与白剑雄同居。海难发生后，白剑雄再

也没回这里住。前几天，随港口和秦皇岛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，处理海难后事。他首先租用潜水员将舱子里的尸体打捞起来，火化后装进骨灰盒。尽管没有找到焦大年和另外一个人的尸体，但他确信，葬身大海无疑。昨天，他携带六个骨灰盒乘飞机抵达秦皇岛。江雪敏望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心中更加迷惑惊恐。谁在跟踪她？死者的魂灵吗？

忽然，窗外的木门被敲响。江雪敏瑟缩成一团。

噢！一团蘑菇似的黑影，重重地落在院内。之后屋门也被撞开，随着江雪敏的一声凄厉的大叫“来人哪——”，两个彪悍的男人已闯进屋里。江雪敏惊愕地瞪大了双眼，喉咙口冒出一个声音：“鬼，鬼！”话音未落，就昏厥过去。

焦大年和海螺子铁塔般地站在那里。

鬼魂附体吗？冥冥中的迷幻吗？都不是。他们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。海难发生之后，焦大年被海流子冲出老远，他死抓着轮胎，慢慢失去了知觉。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石屋里。他是被一个岛上养珍珠的白发老汉救了。不久，海螺子也漂上了岸。海螺子是二十岁的小伙子，中等个头，生得黧黑壮实，牛犊般粗壮的身板。他出海打过鱼，随爹干过木匠活儿，心灵手巧，花花点子也贼多。他奇迹般地从死亡的门槛里逃出来，可赵奎却没有上来。白发老汉挽留他们在岛上住了五天。其实，由于惊吓和海水的浸泡，焦大年一连发了几天高烧，还没好利索，便一挺身回到了珠海市。他们租船来到出事的海域。焦大年悲哀了，望着潜水员钻入海水寻觅沉船的情景，心里在滴血。潮湿、阴湿的海风吹得他难受，搅出他一肚子苦泪，一脑子忏悔。都怪自己太贪心了，只为赚大钱，害了众弟兄的性命，也葬送了“玛

丽娜号”。他双膝跪在船板上，悲怆地喊：“众兄弟，安息吧，我对不住你们哪！你们家里的事全包在我焦大年身上啦！”泪水糊住了他的双眼。他霍地站起来，仿佛过去那个凶猛、粗鲁、浑噩地只顾钻钱眼儿的焦大年也埋葬在大海深处了。在这一瞬间，他形成了不为金钱和权势束缚的独立尊严和意志！他听海港的人说，此难三天前就已定论：意外触礁。可焦大年心头却涌动着一堆沉重的疑云。为了索取船费，为了证实自己的预感，他决定找白剑雄和江雪敏对质了。从餐馆出来，他们看见了面容憔悴的江雪敏，便悄悄跟踪了她。

过了好一会儿。江雪敏苍白的脸上才染上一片血色，慢慢睁开了双眼。

“江小姐，不要怕，我们要找白经理！”焦大年木然地说。

江雪敏张了张嘴巴，哇地一声哭了。稍顷，才哽咽着说：

“我……我……对不住你们！早知现在，悔不当初哇！”

“苍天有眼，我们总算活过来啦！你们没有想到吧？”焦大年又说。

“你……这……话里，是……啥意思？”江雪敏心尖儿颤了一下。

“你们心里清楚！为什么夜里起锚？为什么突然触礁？小司机为什么活着？你说，这又如何解释？”焦大年情不自禁地嘶吼着。

江雪敏嘴里抽了一口凉气，慌张失智地喃喃道：“难道这里面真的有鬼？”她不愿往坏处想，竭力劝慰焦大年：“大年，你别疑神疑鬼的啦！不，不会是人为的！这几天剑雄非

常难过，昨天他就去你们家乡处理后事啦！”

焦大年茫然地望着江雪敏，半晌才问：

“那个驾驶员在哪儿？”

“你们……”江雪敏瞪大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。

“我们是想看看他，我们与他都是海难的幸存者。我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的……”

江雪敏点点头：“好，我带你们去见他。”

夜里十点钟，江雪敏领着焦大年和海螺子来到一家医院。小驾驶员阿青受了伤就住在这个医院。当他们来到病房时，没见到人影，一打听才知道转院了。他们又找到他的家，家里压根儿就不知道转院。

怪了，阿青失踪了！

白湖黑雾

阿青秘密地住进了白湖医院。

这是江雪敏打听到的消息。焦大年心中敲响了警铃，思忖一番，带着江雪敏和海螺子乘汽艇来到白湖农民度假村。这是南海湾的风景区之一。岩脉覆衣，无污泥杂屑，揽一泓莹莹碧水，清可鉴鱼。北侧是一片湖泊，白帆鸥群，细浪云缕，岸上耸立一座座小楼，色调清丽迷人，生动地朝世间透露着淡雅的风韵。

焦大年心情异常烦躁、沉重，没有心思欣赏大自然的旖旎风光。如果不是卷入经济漩涡，他真可以带上老婆孩子在这里玩个够。可是……他们终于在一座具有西方格调的小白楼里找到了阿青。阿青细瘦身材，长头发，细长眼睛眯成一

条线。他看见焦大年，小脸唰地白了，嘴唇抽动了一下，支吾道：

“你们……还活着……还活着……”

焦大年目光变得鹰鸢一样犀利撩人。他冷冷地说：“你不也活着吗？咱哥们都是命大的人，往后可得活个人样儿！”

阿青的小眼睛里奇异的波光一闪。

“阿青兄弟，我问你几句话。为了我那十八个兄弟，你可给我来实的！”焦大年咬牙切齿地说。

阿青脸上的肌肉痉挛了一下：“你……你说吧……”

砰！门突然撞在粉白的墙壁上，闯进一个送水的小伙子。小伙子也斜阿青一眼，扭身出去了。

焦大年没有在意，急不可待地问：

“阿青，你开拖轮几年啦？”

“三年。”

“这片海域的航线熟不熟？”

“熟。”

焦大年脸扭歪了，眼瞪圆了，黑旋风般地扑过去，大手揪住阿青的脖领，象要把他心脏掏出来：“你，你他娘的为啥往暗礁上撞！为什么？”

阿青脸色铁青，眼睛里的亮光消失了。他沮丧地说：

“我……那天风浪大，晚上又喝了酒！”说着，小眼里挤出几滴混浊的泪水。

焦大年眼一黑，一拳砸在阿青的鼻梁上。阿青跌倒在床上。门被撞开，闯进那送水的小伙子和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，才解了围。焦大年哼了一声，走出病房。江雪敏和海螺子相继跟出来，江雪敏走到焦大年跟前，劝慰道：